

仲裁案件進行遠距聽審的相關議題

高啓中*

摘要

COVID-19全球疫情造成仲裁案件無法以實體方式進行聽審；實務上出現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遠距聽審作為替代方案。在仲裁地法無明文禁止的前提下，仲裁庭可依據當事人基於程序自主權所達成的協議，或仲裁庭本身的程序裁量權，決定採行遠距聽審。在適當軟硬體設備與網路資源支持下，遠距聽審如同實體聽審，一樣能提供當事人直接、即時的言詞溝通環境，無礙於當事人的聽審權。在適當的技術支援與嚴謹的程序安排下，遠距聽審亦能維護當事人充分陳述的權利與公平的程序待遇，確保仲裁制度追求程序保障與程序效益的目標。

關鍵字

COVID-19、遠距聽審、程序自主權、程序裁量權、程序保障

壹、前言

仲裁制度相較於訴訟，有保密、迅速、經濟，與當事人程序自主等優勢。但不可諱言，隨著提交仲裁解決的案件金額日趨龐大，涉案的法律爭議越趨複雜，導致重大仲裁案件的進行，亦可能涉及大量時間與資源的投入。例如證人的詢問，物證的調查，場所的履勘；而為使當事人兩造就事實與法律爭點充分交換意見，以實踐程序保障，同時促使仲裁人形成心證，往往也需要透過聽審程序踐行言詞辯論。實體聽審程序的進行，使得仲裁人、當事人與其代理人，證人、鑑定人等相關人員，必須在特定期日齊聚一堂，產生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專任教授，英國東英格蘭大學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法學博士，英國特許仲裁人學會會員 (MCIArb)。本文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與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產學合作計畫：「仲裁案件進行線上聽審的相關議題研究」(案號：1091123110239) 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交通與住宿等費用；特別是在國際商業糾紛的仲裁案件，參與仲裁的相關人員可能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為進行實體聽審程序所產生的差旅費用，亦形成沉重的財務開銷負擔。

所幸，近年隨著網路通訊科技的進步，仲裁實務界已有研議利用網路視訊會議 (video conferencing) 技術，進行遠距聽審 (remote hearings)，免除相關人員的奔波之苦，亦節省仲裁程序費用。而2020年新冠肺炎 (COVID-19) 於全球爆發嚴重疫情，各國為了防治疫情擴散，採取邊境管制措施，限制人員跨境移動，亦使得國際仲裁案件幾乎無法進行實體聽審程序；許多仲裁庭為避免案件的延遲停滯，乃紛紛改採遠距聽審作為替代方案。

遠距聽審固然有其優點，如便利性與經濟效益；但在實際案例操作上，亦產生了新的爭執點與疑義。例如在維也納國際仲裁中心 (Vienna International Arbitral Center; VIAC) 受理的某仲裁案件¹，儘管相對人 (respondent) 反對，仲裁庭仍裁決以視訊會議形式進行遠距聽審，相對人對此項裁決，以仲裁程序的進行有重大程序違規 (serious procedural irregularity) 為由向奧地利最高法院 (Oberster Gerichtshof; OGH) 提出抗告，主張：(1) 仲裁庭訂出遠距聽審日期的裁決太過匆促，使相對人準備不及；(2) 因時差問題，遠距聽審當日的開始時間，在申請人 (claimant) 身處的奧地利維也納為下午3點，而在相對人所在地美國洛杉磯則為清晨6點，此等時差構成當事人之間的不公平待遇；(3) 仲裁庭未能確保證人作證時，不受其他外在因素干擾 (如第三人透過其他通訊軟體對證人做出指示)。OGH在終局裁決中駁回相對人之抗告，認定仲裁庭為因應COVID-19疫情，以遠距聽審取代原訂的實體聽審 (in-person hearings)，而原實體聽審日期早為當事人雙方所知悉，因此並未妨礙相對人關於聽審之準備；再者，有鑑於許多國家的司法系統在訴訟程序中，早已允許利用視訊會議技術進行聽審，在仲裁程序中進行遠距聽審本身，並不當然違反當事

¹ Maxi Scherer, et al., *In a 'First' Worldwide, Austrian Supreme Court Confirms Arbitral Tribunal's Power to Hold Remote Hearings Over One Party's Objection and Rejects Due Process Concerns*,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October 24, 2020), at: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10/24/in-a-first-worldwide-austrian-supreme-court-confirms-arbitral-tribunals-power-to-hold-remote-hearings-over-one-partys-objection-and-rejects-due-process-concerns/>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人的正當程序保障；OGH進一步引用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第六條，關於保障個人利用司法制度並充分陳述的權利，認為在COVID-19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基於防疫考量無法進行實體聽審，遠距聽審反而成為確保此項基本人權的理想替代方案。因此，縱使相對人反對，仲裁庭裁決進行遠距聽審並未妨礙相對人的權利，不構成重大程序違規。相對人主張「因為遠距聽審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控訴，仍須有其他具體事證支持。至於時差問題，OGH認為相較於相對人出席實體聽審所必經的長途旅行，清晨6點進行遠距聽審並沒有更不方便。最後，關於「遠距聽審程序中證人可能受到外力不當干擾」的問題，OGH認為，不能在欠缺具體事證的情況下做出無根據的指控；即便是實體聽審，亦可能存在不當干擾證人的問題。OGH也指出，目前技術上有相當措施，可以防制證人受到干擾 (如在遠距聽審程序進行中，展現證人所在處所之全景)²。

為了解決遠距聽審所引發的爭議，主要國際仲裁機構紛紛制定相關程序規範或指引。例如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國際仲裁院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於2020年4月推出國際商會關於減緩新冠疫情之可行措施的指引 (ICC Guidance Note on Possible Measures Aimed at Mitig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CC Guidance Note)³，針對遠距聽審程序提出檢核清單 (checklist)，確保當事人任一方均獲得公平待遇與充分陳述之機會；英國特許仲裁人學會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CIArb) 亦於2020年提出遠端爭議解決程序指引 (CIArb Guidance Note on Remot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s; CIArb Guidance Note)⁴，針對相關技術、後勤支援、法律與程序等問題提供建議方案；在亞太地區，韓國商務仲裁委員會 (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 KCAB) 於2020年3月通過首爾國際仲裁視訊會議協定 (Seoul Protocol of Video Conferencing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² *Id.*

³ ICC Guidance Note, at: <https://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4/guidance-note-possible-measures-mitigating-effects-covid-19-english.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⁴ CIArb Guidance Note, at: <https://www.ciarb.org/media/8967/remote-hearings-guidance-note.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Seoul Protocol)⁵，規範了遠距聽審的最佳實務做法；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HKIAC) 於2020年5月頒布的虛擬聽審指導方針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⁶，對於遠距聽審提供實務操作上的詳細指南。

本文之目的，在透過對遠距聽審可能引發的各種法律、技術與程序問題，以及國際著名仲裁機構提出的因應方案，進行比較、歸納、整理與評析；在「利用網路通訊科技促進仲裁效率」與「貫徹當事人程序保障」之間，達成最佳平衡；希望能對遠距聽審在我國仲裁實務的推動，乃至於整體仲裁程序效率的提升，有所助益。

貳、遠距聽審的概念

在繼續探討之前，本文擬先就遠距聽審的概念加以定義，以釐清後續討論範疇。早在COVID-19疫情出現以前，國際仲裁案件的某些階段已經透過遠距方式處理。例如：當事人一方以電子郵件，或透過仲裁機構的網路收件系統，向仲裁機構提交仲裁請求書 (request for arbitration)；仲裁人的任命，在當事人與仲裁人候選人間的電話或視訊訪談後得到確認；仲裁程序初始階段的案件管理會議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採取電話或視訊方式進行；當事人間書狀的遞送與交換，透過仲裁機構的網路書狀收發平台；仲裁庭召開電話或視訊會議，處理非重大的程序問題；甚至在審理終結後的評議 (deliberation) 階段，仲裁人之間透過電話、視訊或電子郵件交換意見；或透過交換電子檔案的方式簽署仲裁判斷書等等⁷。此等階段，對於仲裁程序參與者之間的即時實體互動，並無強烈需求。反之、關於案件實體爭點與權利義

⁵ KACB, Seoul Protocol, at: http://www.kcabinternational.or.kr/user/Board/comm_notice_view.do?BBS_NO=548&BD_NO=169&CURRENT_MENU_CODE=MENU0025&TOP_MENU_CODE=MENU0024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⁶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at: https://www.hkiac.org/sites/default/files/ck_filebrowser/HKIAC%20Guidelines%20for%20Virtual%20Hearings_0.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⁷ Maxi Scherer, *Remote Hear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333/2020, p.4.

務關係的實體聽審 (hearing on the merits)，由於涉及當事人之間的攻擊防禦，證據的調查，證人的詢問，鑑定人的陳述與質詢等，在在需要仲裁程序參與者之間的即時互動，以保障其程序參與；因此，在COVID-19疫情出現以前，針對案件的實體問題，仍以採取仲裁程序參與者齊聚一堂的實體聽審方式為大宗；而在國際疫情蔓延以後，各國政府紛紛採取管制措施，導致跨國仲裁案件的實體聽審，在法規面或現實面均不可行，使仲裁實務界開始探討以遠距方式進行實體問題的聽審程序的可行性⁸。本文所探討遠距聽審，即限縮在審理實體問題的聽審程序。

承上、遠距聽審的作用，在使仲裁程序參與者 (包括仲裁人，兩造當事人，證人，鑑定人等) 即便未能同時身處同一物理空間，仍能進行即時互動；而依當前網路通訊科技，視訊會議軟體 (如Google Meet, Zoom, Microsoft Team, Cisco Webex等) 允許身處不同實體地點的使用者，透過網路連線，在特定的“會議室”進行即時的 (simultaneous) 影像與語音互動。因此，本文將遠距聽審定義為：「利用視訊會議軟體連結身處不同地理位置的參與者，透過雙向的影像與聲音傳輸，便利此等參與者的即時同步溝通與互動而進行的聽審程序」⁹。

遠距聽審可以依據仲裁程序參與者的參與情況，區分為半遠距聽審 (semi-remote hearing) 與完全遠距聽審 (fully remote hearing)。半遠距聽審者，大部份的參與者，如仲裁人，雙方當事人，一部分的證人或鑑定人，出席實體聽審場所；而無法親身出席該場所的證人或鑑定人，則在同一時間，在另一地點，透過視訊方式作證或提供專業鑑定意見，並與實體聽審場所的其他參與者進行即時互動¹⁰。完全遠距聽審者，所有的參與者均身處不同的地理位置，

⁸ *Id.*

⁹ *Id.* p.6 (citing footnote 5: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Guide to Good Practice on the Use of Video-Link under the Evidence Convention* ¶10 (2020))

¹⁰ See, for example, KACB International, *Seoul Protocol of Video Conferencing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Defini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 “Hearing Venue” where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are physically located and the “Remote Venue” where the minority of participants are present; the “Hearing Venue” and the “Remote Venue” altogether constitute the “Venue” of video conferencing location).

在指定的日期與時間，共同使用視訊軟體進行聽審。半遠距聽審與完全遠距聽審的差異，在於前者仍有一主要實體開庭地點，少數無法親身出庭者透過視訊方式參與開庭；後者則無實體開庭地點，全體參與者均各自透過視訊方式進行聽審。本文將兩種類型均納入後續討論範圍。

參、仲裁案件進行遠距聽審的法源依據

仲裁程序的進行，受到仲裁地法 (law of the seat of arbitration) 的強制或禁止規定 (通常是仲裁地當地的仲裁相關法規) 以及當事人或仲裁庭所選用的特定仲裁規則的拘束¹¹。仲裁案件的進行方式，若有違反或牴觸仲裁地法或仲裁規則的相關規範之虞者，可能會導致仲裁判斷被訴請撤銷¹²，或拒絕承認與執行¹³。我國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亦將「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明文列為當事人得對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的事由，符合國際仲裁立法例。換言之，適用我國仲裁法進行的仲裁案件，其仲裁程序的進行，若有違反我國相關法律的規範，或牴觸當事人仲裁協議的約定事項者，即有可能在仲裁庭作出終局仲裁判斷後，於我國法院面臨後續的撤銷仲裁判斷訴訟。因此，關於特定仲裁案件是否可以透過遠距聽審方式進行審理，必須先檢視該案件所應遵循的仲裁地法與仲裁規則，對於遠距聽審是否有所規範。就此而言，有三種可能狀況：其一，仲裁地法與仲裁規則明文禁止仲裁程序採取遠距聽審；其二，仲裁地法與仲裁規則允許仲裁程序有採取遠距聽審的可能性者；其三，仲裁地法與仲裁規則對於遠距聽審無明文規範。針對狀況一，截至2021年為止，尚未見有任何主要經貿國家的仲裁相關立法，或知名國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明文禁止遠距聽審。況且，在明文

¹¹ See NIGEL BLACKA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56 (6th edn, 2015), GARY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155-156 (2nd edn, 2016).

¹² 參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1985年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5; 以下稱模範法) 第34條第2項第a款第iv目。

¹³ 同上，第36條第1項第a款第iv目。亦參見1958年聯合國外國仲裁判斷的承認與執行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1958; 以下稱紐約公約) 第V條第1項第d款。

禁止遠距聽審的法律框架下，亦無後續探討之必要，故以下將針對狀況二與狀況三討論之。

一、仲裁立法例與仲裁規則明文允許可進行遠距聽審者

截至2021年為止，明文許可遠距聽審的仲裁立法例與仲裁規則仍屬少數，例如荷蘭仲裁法（荷蘭民事程序法第4編）第1072b條第4項規定，仲裁庭得決定，參與仲裁程序的相關人等（如當事人，證人，鑑定人）透過電子方式（electronic means）與仲裁庭或其他參與者進行直接互動，而無須實體出席；仲裁庭得與相關參與者諮商，以決定應利用何種電子互動方式，以及如何進行¹⁴。此立法例以「電子方式」概括涵攝了仲裁程序參與者之間除了實體出席以外的其他直接互動模式，並明定仲裁庭有權選擇適當的工具或媒體，解釋上當然包括利用網路通訊科技，透過視訊軟體進行遠距聽審。

以仲裁規則而言，2020年倫敦國際仲裁院（London Court of Arbitration; LCIA）仲裁規則第19.2條明訂，仲裁庭依據仲裁協議，有決定並指揮聽審的最大權限，包括聽審的形式（form）；並進一步闡明，聽審得以實體出席，電話或視訊會議，或其他通訊科技方式（或混合模式）進行¹⁵。再以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為例，2021年最新修訂ICC仲裁規則（ICC Rules 2021）第26條第1項亦明訂，仲裁庭在諮詢當事人意見後，可以在案件相關事實與情況的基礎上，決定以

¹⁴ “Instead of a personal appearance of a witness, an expert or a party,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determine that the relevant person have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d, insofar as applicable, with others, by electronic means.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termin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ose concerned, which electronic means shall be used to this end and in which manner this shall occur.” Dut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Book Four – Arbitration, art.1072b(4), at: <https://www.nai-nl.org/downloads/Text%20Dutch%20Code%20Civil%20Procedure.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¹⁵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have the fullest authority under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to establish the conduct of a hearing, including its … form … As to form, a hearing may take place in person, or virtually by conference call, videoconference or using other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with participants in one or more geographical places (or in a combined form).” LCIA Arbitration Rules (effective 1 October 2020), art.19.2, at: https://www.lcia.org/Dispute_Resolution_Services/lcia-arbitration-rules-2020.aspx#Article%2019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實體出席或透過視訊會議，電話或其他適當通訊工具的遠距方式進行聽審¹⁶。相較於2017年ICC仲裁規則並未明文規範仲裁庭是否有權進行遠距聽審，2021年ICC仲裁規則將此權限明文賦予仲裁庭。當然，仲裁庭並非獲得空白授權，聽審是否採取遠距模式進行，仍需諮詢當事人意見，並將案情納入考量。因此，在實際操作上，有賴仲裁庭作出審慎的判斷。前述的ICC Guidance Note建議仲裁庭在COVID-19疫情威脅下，為確保案件仍能依據適當程序而迅速有效率的推動，應將疫情的發展，聽審程序可能耗費的時程，案情的複雜程度，聽審程序參與者的多寡，案件的急迫性，若延後實體聽審可能造成的延滯，以及當事人參與聽審的準備工作的需求等等因素納入考量¹⁷。此等考量因素，正好可作為仲裁庭依據2021年ICC仲裁規則決定，是否進行遠距聽審時的參考指標。

某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雖未明文提及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網路通訊工具作為實體聽審的替代方案，但確實提及仲裁程序得藉助「科技」而進行。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18年仲裁規則第13.1條規定，關於仲裁程序的進行，「仲裁庭應考慮爭議的複雜程度、爭議金額和科技的有效使用，而採用適當的程序仲裁，以避免不必要的延誤和費用，但該程序須保證各方得到平等的對待，且各方得到合理的機會陳述其案¹⁸。」由於視訊會議屬於網路通訊科技的應用模式之一，解釋上而言，在疫情導致實體聽審無法及時進行的情況下，以視訊會議作為替代方案，進行遠距聽審，只要能確保當事人得到公平的程序待遇，自然屬於科技的有效利用而採用適當的程序，並且避免了不必要的（若延後實體聽審所造成的）延誤和（參與實體聽審的差旅）費用。實務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於其2020年頒布的虛擬聽審指導方針之前言中，明確

¹⁶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decide, after consulting the partie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at any hearing will be conducted by physical attendance or remotely by videoconference, telephone or other appropriat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CC Rules 2021, art.26(1), at: https://iccwbo.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arbitration/rules-of-arbitration/#article_26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¹⁷ ICC Guidance Note, p.4, ¶18.

¹⁸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13.1條，https://www.hkiac.org/sites/default/files/ck_filebrowser/PDF/arbitration/2018%20Rules%20book/2018%20AA%20Rules_Traditional_web%20%28saved%20in%202019%20May%29.pdf（最後瀏覽日：2021年6月1日）。

表示，該中心提供之遠距聽審服務，不限於依據該中心仲裁規則進行之案件¹⁹。換言之，依據該中心仲裁規則進行之案件，當然可以在符合上開規則的前提下，採取遠距聽審方式。

二、仲裁立法例與仲裁規則對於遠距聽審無明文規定者

截至2021年為止，多數的仲裁立法例與仲裁規則，仍未見有對遠距聽審加以明文規範者。在此種情況下，特定仲裁案件是否得以遠距聽審方式進行審理？應先探討當事人的聽審權 (parties' right to a hearing) 與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權 (tribunal's power to decide procedural matters) 二大因素。

(一) 當事人的聽審權

論者公認，當事人的聽審權是保障當事人權益的重要關鍵²⁰；因此，關於仲裁程序是否應進行言詞聽審，或僅透過書面 (document-only basis) 審理，應遵從當事人合意之約定；在當事人無相反合意的情況下，由仲裁庭依職權或依一方當事人之請求而進行聽審。大多數國家的仲裁立法例與仲裁規則均依循此原則。例如德國仲裁法 (德國民事程序法第10編) 第1047條第1項規定，除當事人另有協議，仲裁庭應決定以言詞辯論或透過書面與其他記錄之方式進行審理；若當事人雙方未約定排除言詞辯論之聽審程序，仲裁庭應依任一方當事人之請求舉行言詞聽審²¹。瑞典與英國仲裁法對此亦採取類似

¹⁹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Introduction.

²⁰ See GARY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512 (2nd edn, 2014); DAVID CARON AND LEE CAPLA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 COMMENTARY 601 (2013); MAXI SCHERER, LISA RICHMAN AND RÉMY GERBAY, ARBITRATING UNDER THE 2014 LCIA RULES: A USER'S GUIDE 223 (2015); Nigel 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11, at 400-401.

²¹ "Subject to an agreement by the parties having been made,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whether the matter is to be dealt with in oral argument, or whether the proceedings are to be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documents and other records. Where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have not ruled out a hearing for oral argument, the arbitral tribunal is to hold such a hearing in the course of a suitable phase of the proceedings should a party file a corresponding petition." German Civil Procedure Code – Book 10: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 1047(1), at: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zpo/englisch_zpo.html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規範²²。國際上的主要仲裁規則亦同²³。

在當事人有權要求進行聽審的前提下，產生聽審的「進行方式」問題。質言之，聽審是否限於所有相關參與者於特定期日齊聚一堂的實體聽審 (physical hearing)？在仲裁地法與仲裁規則明文規定聽審得採視訊會議或其他遠距通訊方式進行者，自然不限於實體聽審。反之，在相關規範未明確提及聽審的進行模式的情況下，即須探究聽審程序的本質與目的。

論者有謂，聽審程序建構在言詞溝通原則 (principle of orality) 與即時溝通原則 (principle of immediacy) 的基礎上；必須容許仲裁程序當事人，能夠對彼此提出的論點或證據，進行直接與即時的言詞爭辯²⁴，而唯有實體聽審始能滿足此等要件²⁵。然而、依據本文對遠距聽審概念的闡述，仲裁程序參與者在遠距聽審過程中，透過視訊會議 (或其他適當的通訊媒介)，亦能以言詞方式進行陳述與爭辯；而參與者之間，無論是仲裁人對當事人或證人的指示或詢問，當事人彼此間的爭辯，證人的陳述，或物證的提出，均可透過聲音與影像的傳輸而即時進行。換言之，在網路通訊科技的協助下，就聽審程序所要求的「言詞溝通」與「即時溝通」二要件而言，遠距聽審基本上與實體聽審並無二致，差別僅在於仲裁程序參與者是否在現實上齊聚於聽審現場²⁶。質言之，有別於當事人之間透過書狀的相互遞交，進行非同步 (asynchronous) 的爭點與證據的攻擊防禦，聽審程序容許當事人以即時言詞辯論的方式進行攻防。只要遠距聽審能滿足即時性與言詞攻防的要件，似無理由否定其亦為聽審的概念範疇所涵攝。

²² Swedish Arbitration Act 1999, § 24(1), at: <https://sccinstitute.com/media/37089/the-swedish-arbitration-act.pdf> (visited 1 June 2021);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 § § 34(1), (2), at: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6/23/contents>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²³ 參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2013年仲裁規則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第17條第3項；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SIAC) 2016年仲裁規則 (SIAC Rules 2016) 第24.1條，https://www.siac.org.sg/our-rules/rules/siac-rules-2016#siac_rule24 (2021年6月1日瀏覽)。

²⁴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p.11 (citing footnote 46).

²⁵ *Id.* (citing footnote 45).

²⁶ 當然，遠距聽審亦可能發生網路傳輸不佳而影響通訊品質，導致訊號延遲甚至暫時中斷視訊的偶發狀況，此為可處理的技術問題，如事先規劃備用網路，切換不同視訊軟體或設備，容後詳述。

準此，在特定仲裁法或仲裁規則對遠距聽審無明文規範的情形，單以「聽審僅限於實體聽審」，「遠距聽審不符合聽審的本質」，或「遠距聽審有礙當事人的聽審權」而排斥遠距聽審，即不足採。

(二) 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權

在特定仲裁法或仲裁規則對遠距聽審無明文規範的情況下，另一個關於仲裁程序是否得採行遠距聽審的關鍵因素，即為仲裁庭對於仲裁程序事項的裁量權限。一般而言，各國仲裁立法例多半明文承認，在當事人別無協議的情況下，仲裁庭對於仲裁案件應如何進行，有廣泛的程序裁量權限。如模範法即明訂，仲裁庭得採取其認為適當的方式進行仲裁²⁷，英國1996年仲裁法規定，仲裁庭有權決定所有的程序與採證事項²⁸。德國仲裁法（德國民事程序法第10編）亦明定，進行仲裁所依循的程序規則，由仲裁庭依職權決定²⁹。主要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如2021年ICC仲裁規則³⁰，2021年國際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CDR）仲裁規則（I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³¹，2020年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規則³²，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18年仲裁規則³³，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2016年仲裁規則³⁴，對此均採取相同立場。

承上，既然仲裁庭在不違反當事人意思的前提下，對仲裁程序應如何進行有裁量權限，則在當事人要求或或仲裁庭依職權決定進行聽審時，此裁量權自然包括聽審如何進行的程序安排；如聽審期日、場所、持續時間與進行

²⁷ 模範法第19條第2項。

²⁸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 § 34(1).

²⁹ German Civil Procedure Code – Book 10: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 1042(4).

³⁰ ICC Rules 2021, arts.19, 22(2).

³¹ I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art.22.1, at: https://www.icd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repository/ICDR_Rules_1.pdf?utm_source=icdr-website&utm_medium=rules-page&utm_campaign=rules-intl-update-1mar (visited 1 June 2021). ICDR是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專門受理國際爭議案件的附屬機構，參見ICDR, About ICDR, at: https://www.icdr.org/about_icdr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³² LCIA Arbitration Rules, art.14.5.

³³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13.1條。

³⁴ SIAC Rules 2016, arts.19(1), 25(3).

模式等事項³⁵。進一步言之，在不違反當事人合意與仲裁地法的強制或禁止規範的前提下，聽審程序究竟應採取實體或遠距聽審方式進行，自然屬於仲裁庭得依職權裁決的問題。至於若當事人合意不進行遠距聽審，或當事人一方同意而他方反對遠距聽審時，仲裁庭應如何處置？容後詳述。

三、我國仲裁法與相關仲裁規則對遠距聽審的規範

我國仲裁法對於仲裁案件的聽審（法條用語稱為「詢問」）程序是否得採遠距聽審模式進行，並無明文規範，僅於第19條規定：「當事人就仲裁程序未約定者，適用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同法第21條第1項復規定：「仲裁進程序，當事人未約定者，仲裁庭應於接獲被選為仲裁人之通知日起十日內，決定仲裁處所及詢問期日…」而我國主要仲裁機構，即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的仲裁規則，亦未明文禁止遠距聽審³⁶。參酌上述當事人聽審權與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權的討論，應可解釋為，在當事人未約定「不得進行遠距聽審」的情況下，仲裁庭有權決定聽審如何進行，包括採取視訊會議或其他遠距方式。

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一般而言，相較於仲裁程序，民事訴訟程序對於案件的審理過程，要遵循更高密度的程序規範。但關於審理程序的進行，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11之1條第1項明定：「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理者，法院認為適當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審理之。」同法第305條第5項復規定：「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

³⁵ See, for example, ARIF HYDER ALI, JANE WESSEL, AND ALEXANDRE DE GRAMONT,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 BOOK: A GUIDE TO ARBITRAL REGIMES 280 (2019); NIGEL 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11, at 287; GARY BORN, *supra* note 11, at 174; HOWARD H. HOLTZMANN AND JOSEPH NEUHAUS, A GUIDE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EGISLATIVE HISTORY AND COMMENTARY 696 (1989); JEFFREY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723 (2012).

³⁶ 參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21條以下，<http://www.arbitration.org.tw/rule01-cn.php>（最後瀏覽日：2021年6月1日）。

設備而得直接訊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換言之，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程序，無論是當事人之間的言詞辯論或證人的詢問，在法院認定適當的前提下，得以利用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進行之。司法院亦依據民事訴訟法的授權，制定「各級法院辦理民事事件遠距審理及文書傳送辦法」，將遠距審理明文定義為「法院認為適當時，依聲請或依職權以遠距審理設備進行民事事件之直接審理³⁷。」而遠距審理設備則係指：「陳述人所在處所與法院間，以聲音及影像直接審理之相互傳送科技設備³⁸。」依據司法院頒布的「法院遠距視訊開庭操作手冊」，所謂的遠距審理設備，即為安裝特定視訊會議軟體，並能夠與網路連線的電腦、平板、手機等³⁹。倘若強調嚴謹程序規範的民事訴訟程序，都允許利用適當的軟硬體設備以遠距視訊方式開庭審理，則舉重以明輕，對於相對彈性的仲裁程序而言，只要能提供當事人等同實體聽審的程序保障，實無否認遠距聽審的必要。

肆、當事人合意與仲裁庭程序裁量權的可能衝突與調和

仲裁制度的一大特色，即為當事人對於程序事項的自主權，換言之，仲裁程序應如何進行，在不違反仲裁地法的強制或禁止規範的前提下，基本上應先尊重當事人的合意⁴⁰。如模範法第19條第1項即明定，在不違反本法規範的前提下，當事人得以協議決定仲裁庭進行仲裁應遵循的程序事項⁴¹；只有在當事人沒有針對特定事項達成協議，或不違反當事人此等協議時，始由仲裁

³⁷ 各級法院辦理民事事件遠距審理及文書傳送辦法，第2條第1款。

³⁸ 同前註，第2條第2款。所謂「陳述人」，係指指法院利用遠距審理設備，使其為陳述或受訊問之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輔佐人、證人、鑑定人，或參加入、通譯等其他訴訟關係人。同前註，第2條第3款。

³⁹ 司法院，本院新聞（2021年6月1日），<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436126-fc074-1.html>（最後瀏覽日：2021年6月1日）。

⁴⁰ GARY BORN, *supra* note 11, at 156-157; NIGEL 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11, at 355.

⁴¹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the parties are free to agree on the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conducting the proceedings.” 模範法第19條第1項。See also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 § 34(1); ICC Rules 2021, art.22(2).

庭依職權裁決或指揮仲裁程序的進行⁴²。因此，關於是否應進行遠距聽審，在仲裁地法無明文禁止的前提下，若當事人合意以遠距聽審方式進行審理，仲裁庭即應遵從之，否則即可能因為「仲裁程序的進行違反當事人合意」之事由而導致仲裁判斷被訴請撤銷，或影響仲裁判斷的承認與執行⁴³。較有爭議的是，若當事人合意「不進行遠距聽審」，或當事人雙方對「是否進行遠距聽審」無法達成協議，此時仲裁庭應如何處置？即須進一步探討。

一、當事人合意「不得進行遠距聽審」

假設仲裁地法或應適用的仲裁規則並未明文禁止遠距聽審，因此理論上，仲裁案件得採取遠距聽審的方式進行；但由於當事人基於程序自主權，得透過合意決定仲裁程序的進行方式，故若當事人雙方約定，聽審必須採取實體出席方式進行（換言之，當事人合意不採取遠距聽審），仲裁庭無法不遵從當事人之協議。但是在當前疫情仍未見趨緩的情況下，若因各國政府的防疫措施（如國境進出管制，室內群聚限制等）導致舉行實體聽審的期日遙遙無期，勢必造成仲裁程序的延滯。此時仲裁庭陷入兩難的困境：一方面當事人作出實體聽審的協議，仲裁庭必須遵守；另一方面，仲裁庭亦有義務確保仲裁程序能迅速有效率的進行⁴⁴。不過，論者有謂，若仲裁程序的延滯，是因為當事人合意堅持進行實體聽審，則遵守當事人關於程序事項的協議，即應優先於對於仲裁程序的效率的考量⁴⁵。此種情況，類似於當事人合意對於仲裁程序訂出冗長的審理時程表，即便可能有礙仲裁的迅速進行，但仲裁庭受限於當事人合意的拘束，並無不遵從的空間⁴⁶。從仲裁庭的角度觀之，在舉行實體聽審有困難，且會造成審理進度延滯的情況下，當事人雙方仍堅持進行實體

⁴² 模範法第19條第2項。

⁴³ 參見前註12與註13。

⁴⁴ See, for example, I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art.22.2; ICC Rules 2021, art.22(1); LCIA Arbitration Rules, art.14.1(ii);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18年機構仲裁規則，第13.5條；SIAC Rules 2016, art.19(1).

⁴⁵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at 13.

⁴⁶ GARY BORN, *supra* note 20, at 2142; J William Rowley and Robert Wisner, *Party Autonomy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Limits Imposed by Arbitrators and Mandatory Laws*, 5(3) WAMR 321 (2011).

聽審，顯見雙方當事人均不在意程序效益的因素，再加上仲裁庭若違反當事人關於程序事項的協議，恐影響後續作成的仲裁判斷的效力。因此，若當事人合意堅持進行實體聽審而非遠距聽審，仲裁庭除了向當事人說明此舉可能造成程序延滯的影響以外，只能遵從當事人合意，等待疫情和緩，妨礙實體聽審的相關防疫措施取消後，再訂出聽審地點與期日。

二、當事人對於是否進行遠距聽審無法達成合意

承上所述，基於當事人的程序自主權，當事人雙方若約定聽審程序應採實體或遠距方式進行，仲裁庭即遵照辦理。然而，在當事人雙方意見不一時（一方要求進行遠距聽審而他方反對），此時關於聽審程序應採何種模式進行？並不存在當事人合意，是否即得由仲裁庭依據其程序裁量權裁決進行遠距聽審？倘若仲裁庭有此權限，則在判斷是否應進行遠距聽審時，如何兼顧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如充分陳述與公平待遇）⁴⁷，與仲裁程序進行的效率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一）仲裁庭是否有權裁決進行遠距聽審

在當事人對於聽審程序是否採取遠距模式進行並未達成合意的情形，仲裁庭是否得依職權裁決進行遠距聽審？有二種完全相反的見解。採肯定見解者認為在此情況下，既然不存在當事人合意，則基於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權，關於聽審是否應採取遠距模式進行，仲裁庭如同獲得空白授權（*carte blanche*），得全權自行裁決⁴⁸。採否定見解者則主張，只有在全體當事人協議

⁴⁷ 關於仲裁當事人的程序保障，一般認為包括應給於當事人充分陳述之機會，以及確保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獲得公平的待遇。參見模範法第18條；See also Dut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Book Four – Arbitration, art.1036(2); German Civil Procedure Code – Book 10: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 1042(1);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 § 33(1)(a).

⁴⁸ Simon Rainey and Gaurav Sharma, *Arbitration Hearings ... and the Corona “New Normal” Ten Golden Rules: or the Easy Path to Your Virtual Hearing*, Quadrant Chambers point 4 (2020), (use the wide existing procedural powers firmly and creatively), at: <https://www.quadrantchambers.com/news/arbitration-hearings-and-corona-new-normal-ten-golden-rules-or-easy-path-your-virtual-hearing>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約定，聽審程序採遠距模式進行者，仲裁庭始得進行遠距聽審⁴⁹。此二種見解均有偏頗之嫌。首先，以肯定說而言，仲裁庭確實針對仲裁程序如何進行有廣泛的裁量權。在當事人無合意或不違背當事人協議約定事項的前提下，仲裁庭自然有權採取其認為適當的方式進行仲裁，包括聽審程序是否採取實體或遠距模式。然而，此不代表仲裁庭對程序事項的裁決有毫無節制的絕對權力，相反的，仲裁庭在決定是否採行遠距聽審時，必須考量遠距聽審是否屬於特定情況下 (如因疫情而無法進行實體聽審) 的適當方案。因此、仲裁庭必須將相關因素納入考量，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問題，就是遠距聽審是否能提供當事人等同於實體聽審的程序保障？包括充分陳述的機會與公平的程序待遇。

其次，以否定說而言，主要立論依據是基於當事人的聽審權，認為只有採行實體聽審，容許當事人與其他參與者親身出席，始能符合聽審的言詞溝通與即時溝通二大要件；而遠距聽審則否。然則，保障當事人的聽審權，容許當事人透過言詞交鋒，針對事實、證據與法律爭點，即時交換觀點與主張，並不意謂當事人亦一定要在實體上身處同一場合。在透過視訊會議進行的遠距聽審模式，透過網路通訊技術的支援，一樣能滿足言詞溝通與即時溝通的聽審要件。因此，否定說亦不足採。本文以為，在欠缺當事人合意 (即一方同意而他方反對) 的情況下，仲裁庭得否依職權進行遠距聽審，並非單純的肯定或否定問題，而是仲裁庭應該在衡量採行遠距聽審是否適當時，將相關因素納入考量，以求兼顧仲裁程序進行的效率與當事人的程序保障。

(二) 仲裁庭裁決採取遠距聽審的考量因素

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應有充分陳述的機會，並應得到仲裁庭公平的程序待遇⁵⁰。因此仲裁庭有義務要對當事人提供程序保障。此外、仲裁庭亦有義務要確保仲裁程序能夠迅速有效的進行⁵¹。本文以為，「當事人的程序保障」與「仲裁程序的效益」是仲裁庭考慮是否採行遠距聽審的二大關鍵要素。

⁴⁹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at 11 (citing footnote 45).

⁵⁰ 參見前註47。See also NIGEL 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11, at 586-587.

⁵¹ 參見前註44。

1. 採行遠距聽審是否妨礙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

仲裁程序中，若仲裁庭未能給予當事人就相關案情有充分陳述的機會，或未能公平對待兩造當事人，即構成嚴重的程序缺失，足以導致後續作出的仲裁判斷，面臨當事人的質疑，從而提出撤銷仲裁判斷的爭訟，或請求拒絕承認與執行此一仲裁判斷。模範法即將此等違反程序保障的情形列為撤銷仲裁判斷以及拒絕承認與執行仲裁判斷的事由之一⁵²。紐約公約亦明文規定，當事人得以「未能充分陳述」為由，請求拒絕承認與執行仲裁判斷⁵³。因此，遠距聽審，是否會構成對當事人充分陳述案情獲得公平待遇的程序保障權利的妨礙或侵害，即為仲裁庭應慎重考慮的因素。

假設在仲裁案件中，聽審程序在僅有一造當事人反對的情況下，採取遠距模式進行，則反對遠距聽審的當事人，可能嗣後主張遠距聽審程序妨礙其充分陳述的程序保障，並據此提起撤銷仲裁判斷或拒絕承認與執行仲裁判斷之爭訟。此等當事人可能主張，其充分陳述的權利遭到妨礙，因為遠距聽審剝奪其參與實體聽審的權利。就此而言，如同本文先前討論，除非仲裁地法或仲裁規則明文規範，或當事人協議約定，聽審程序限於實體方式進行，否則一般而言，在適當的網路通訊軟硬體支援下，遠距聽審與實體聽審，一樣容許兩造當事人針對案情相關事證與法律爭點進行即時的言詞交鋒，對於當事人的聽審權並無妨礙。因此，所謂「聽審限於實體模式；遠距聽審侵害當事人的聽審權」的說法，並不足採⁵⁴。

當事人亦可能主張，在遠距聽審程序中，無法有效進行法律見解的爭論。就此而言，實務運作經驗證明，遠距聽審對於當事人的法律爭點攻防並無妨礙。以對程序規則的遵循程度更為嚴格的民事訴訟程序而言，2006年針對美國聯邦法院法官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受訪法官與書記官，大致上對於當事人透過視訊會議等遠距模式進行言詞辯論，表達認同與肯定的

⁵² 模範法第3條第2項第a款第ii目。

⁵³ 紐約公約第V條第1項第b款。雖然模範法與紐約公約前述條文僅提到「未能陳述案情」，論者認為此等條文在解釋上亦包括「當事人未獲得平等待遇」的情形。See, for example, Maxi Scherer, *Commentary on Article V(1)(b)*, in Reinmar Wolff ed., *New York Convention, Article-by-Article Commentary* (2nd edn., Beck, Hart and Nomos, 2019), ¶¶170-171.

⁵⁴ 參見本文參、二、(一)之相關討論。

立場⁵⁵；受訪法官認為，遠距聽審的品質與實體聽審並無二致；透過遠距聽審，法官一樣能充分理解案情與法律爭點⁵⁶。在程序規範密度相對較低的仲裁領域，沒有理由認為遠距聽審會妨礙當事人進行法律攻防。

就證人作證與鑑定人陳述專業意見而言，當事人也可能質疑，遠距聽審有以下疑慮：(a) 遠距聽審無法如同實體聽審一般，容許訊問者透過交互詢問(cross-examination)等現場互動，來觀察證人或鑑定人的表情或肢體動作，以評估其等證詞或專業意見的可信度。換言之，以視訊方式檢視證人或鑑定人有其困難⁵⁷；(b) 在遠距聽審程序中，作證的證人或陳述專業意見的鑑定人，因為不確定其身處場所是否有其他第三人在場，有可能受到當事人或代理人的誘導或其他不當影響而為不實陳述⁵⁸。

上述二點質疑，並非不能透過妥善的技術支援與預先安排而克服。以第(a)點而言，在證人或鑑定人所在的場所，由技術人員協助架設多部攝影鏡頭，同時攝取證人或鑑定人的全身與面部或上半身畫面；而仲裁庭，當事人或代理人所在場所，採用高解析度的大型螢幕，呈現證人或鑑定人的上述影像，並視實際需要，隨時切換鏡頭遠近，甚至特寫特定部位。在網路傳輸訊號不受干擾的正常情況下，事實上遠距聽審，可能容許訊問者對證人或鑑定人進行更密切的觀察⁵⁹。針對第(b)點，透過在證人作證或鑑定人陳述意見的空間，架設能擷取360度環景畫面的攝影設備，或架設多部攝影鏡頭，將供證空間全部攝入，可以確保無不相干之第三人在場干擾或妨礙採證過程⁶⁰。論者或

⁵⁵ Meghan Dunn and Rebecca Norwick, *Report of a Survey of Videoconferencing in the Courts of Appeal*,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1, 8-12, (2006), at: <https://www.fjc.gov/sites/default/files/2012/VidConCA.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⁵⁶ *Id.* p.12.

⁵⁷ See, for example, *Bachmeer Capital Ltd. v. Ong Chih Ching*, [2018] SGHC(I) Suit No 2 of 2017 (Summons No 2 of 2018), ¶18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⁵⁸ See, for example, *Capic v. Ford Motor Co. of Australia Ltd.* (Adjournment) [2020] FCA 486, ¶16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⁵⁹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p.20.

⁶⁰ 當然，當事人或其代理人也可能透過視訊模式，在己方證人或鑑定人向仲裁庭供證時，私下同步進行誘導(coaching)，此時該證人或鑑定人要同時應對仲裁庭，對造當事人或代理人，並要留意聽取己方指示，難免心神不寧或神色異常，極有可能被仲裁庭或對造質疑，風險極大，實務上發生的機率不高。See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p.22.

許會進一步質疑，上述的解決方案，需要在證人或鑑定人所在的場所架設多部攝影鏡頭或環景攝影設備，而在仲裁庭、當事人或代理人所在場所，則需架設大型螢幕，可能占用大量空間，是否在對當事人在場地的取得與布置上構成困擾？本文以為，透過當事人、代理人與仲裁庭之間的充分溝通，預先妥善安排空間大小適中的遠距聽審場地，如飯店、律師事務所，或仲裁機構的會議室，應該足以消弭此種疑慮。曾經進行過遠距聽審的實際案例中，亦未見有「無法取得適當空間」的困擾者。

承上，在事先充分準備與完善的技術支援下，聽審程序採取遠距模式進行，並不當然構成對當事人的保障程序（如充分陳述的權利）的違反。實務上，法院對此亦採同一看法。例如早在2009年的*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 Investment v. BNK International*案，當事人向美國法院請求拒絕仲裁判斷的執行，事由之一即為紐約公約第V條第1項第b款⁶¹；當事人主張仲裁程序在根本上不公平，因為其證人因健康因素未能出席聽審程序⁶²。法院注意到，仲裁庭同意透過視訊會議，以遠距模式聽取該名證人作證；但當事人堅持必須採行實體聽審⁶³。法院認為，在此情況下，仲裁程序並無紐約公約第V條第1項第b款所規範的，違反當事人程序保障的情事；法院進一步強調，該名證人未能現身於一場為其妥善安排的聽審程序，不論是親身出席，或透過視訊會議或透過代理律師，即需自負後果⁶⁴。假設法院認定，以遠距模式聽取證人作證，構成對當事人程序保障的侵害，即不會作出如此決定。

又如2016年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v. Ep International*案⁶⁵，當事人以其未能實體出席聽審為理由，而對仲裁判斷的執行提出異議。本案

⁶¹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 Investment Co., Ltd. (PR China) v. BNK International LLC* (W.D. Tex. 2009), in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ed., 507-509 Yearbook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10).

⁶² *Id.* at ¶19.

⁶³ *Id.* at ¶¶21-22.

⁶⁴ “Mr. Chang failed to personally appear – either in person, via videoconferencing, or through his Hong Kong attorneys – at a hearing at which every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was made for him, and he did so at his own peril.” *id.* at ¶25.

⁶⁵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Teploenergetika,” LLC, v. Ep International, LLC*, 182 F.Supp.3d 556 (E.D. Va. 2016).

中，仲裁程序適用的機構仲裁規則，明文允許當事人以視訊會議模式參與聽審，而當事人雖未實體出席，亦未採視訊會議模式出席⁶⁶。法院認為，當事人主張因故無法實體出席聽審時，若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容許當事人充分陳述，則當事人的此種抗辯通常無效⁶⁷。因此，法院不接受其「未能於仲裁程序中充分陳述」的論點⁶⁸。由此可見，一般法院認為，遠距聽審如同實體聽審，一樣可以提供當事人充分陳述的機會；當事人若能以遠距模式參與聽審而無故未參加，即不能再主張遠距聽審侵害其程序權益。

儘管依據理論與實務見解，聽審程序採取遠距模式進行，並不當然構成對當事人程序保障的妨礙。但若在遠距聽審的實際進行過程中，發生具體事例，導致參與者無法順利進行陳述，而仲裁庭對此未即時加以適當處置，即有可能構成對當事人充分陳述的權利的侵害。例如在採取視訊會議進行的遠距聽審程序中，因網路傳輸不穩，導致一方當事人，證人或鑑定人發言斷斷續續，影響仲裁庭與對造聽取陳述或訊問；此時，仲裁庭應裁示暫停聽審，指揮支援人員處理技術問題，待狀況解除後再續行程序，或另定聽審期日。若在通訊傳輸不良的情況下，仍勉強繼續進行聽審，即有妨礙當事人充分陳述權利之虞。

在2016年的*Sino Dragon Trading v. 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案⁶⁹，儘管當事人主張，其證人透過遠距視訊模式作證時，遭遇技術與其他問題的干擾，澳洲法院仍駁回當事人撤銷仲裁判斷的請求；所謂技術與其他相關問題，包括：(a) 預先安排的視訊軟體無法運作而臨時替換另一套軟體；(b) 聽審過程中，影像與聲音採分別傳輸，影像透過電腦傳送，聲音透過電話傳送；(c) 翻譯人員不符資格而被臨時替換；(d) 不明人士出現在證人所在場所⁷⁰。連原仲裁庭亦在仲裁判斷中註記本案的不尋常狀況，以及對該名證人作證與交互詢問過程的不滿⁷¹。儘管如此，法院認為，透過電話或視訊進行的採證程

⁶⁶ *Id.* at 570.

⁶⁷ *Id.* at 566.

⁶⁸ *Id.* at 570.

⁶⁹ *Sino Dragon Trading Ltd. v. Nobl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Pte Ltd.* [2016] FCA 1131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⁷⁰ *Id.* at ¶148.

⁷¹ *Id.*

序，儘管不如證人實體出席一般理想，但遠距採證本身不當然構成不公平或不公正的情形⁷²。至於遠距程序中出現的技術與其他問題，法院認為，既然當事人不願對造反對，堅持己方證人採取遠距模式作證，即應承擔遠距程序出現技術差錯的部分責任⁷³。而本案中，原仲裁庭對於證人的證詞，儘管不滿意，亦已納入考量⁷⁴，反而是對造當事人對此證人的交互訊問，受到此等技術問題的影響更為嚴重⁷⁵。法院的言下之意，似乎暗示，若是由對造當事人請求撤銷仲裁判斷，本案的情況可能妨礙了對造當事人充分陳述的程序保障，從而有不同的判決結果。

除了充分陳述的權利以外，當事人的程序保障的另一個要素，為公平待遇原則。是否符合公平待遇，應依相對的比較標準判定之；換言之，在仲裁程序中，一方當事人不應受到低於他方當事人待遇的對待。倘若仲裁庭對兩造當事人並無差別待遇，即難謂有違反公平待遇原則之疑慮⁷⁶。以完全遠距聽審 (fully remote hearing) 而言，因為所有的參與者，包括兩造當事人以及其證人與鑑定人等，均透過視訊會議模式參與仲裁程序的進行，原則上，遠距模式本身沒有違反公平待遇的問題。有疑問的是，假設在遠距聽審程序進行中，發生特定技術問題或其他事端，倘若對一造當事人造成的干擾或妨礙，超過另一造當事人，而仲裁庭未作出適當的處置時，即有違反公平待遇之嫌⁷⁷。以證人作證陳述為例，若一造當事人或代理人在遠距聽審程序中，有趁機誘導其證人之嫌疑時，對造當事人即可主張此舉違反雙方當事人關於聽取證人證詞的公平待遇。為消除此等疑慮，仲裁庭可事先訂定明確規範，限制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在遠距聽審程序中與證人的私下互動，並透過相關軟硬體設備的安排，確保雙方證人在各自的遠距作證場所，均無不相干的第三人在場。仲裁庭也宜在遠距聽審程序中，適時詢問當事人，對於聽審進行的狀況有無意見⁷⁸。

⁷² *Id.* at ¶154.

⁷³ *Id.* at ¶¶161-162.

⁷⁴ *Id.* at ¶163.

⁷⁵ *Id.* at ¶¶164-165.

⁷⁶ *See, for example,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53, ¶¶170-171.*

⁷⁷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at 34.*

⁷⁸ *Id.*

較有疑問的是，在半遠距聽審 (semi-remote hearing) 的情況；一造當事人或其證人、鑑定人因故無法出席實體聽審，因而單方面採取遠距模式參與聽審程序，此時確實產生「一造實體出席聽審現場，對造透過遠距模式參與」的不一致情形。前述的CIArb Guidance Note即建議，除非當事人另有協議，否則若一方當事人因故必須以遠距模式參與聽審，則雙方當事人均以遠距模式參與⁷⁹，即從形式上，消除半遠距聽審可能引發的公平待遇的質疑。不過，正如本文前述討論，透過適當的技術支援與安排，正常情況下，透過視訊會議軟體以遠距模式參與聽審，對於當事人的即時言詞溝通與互動並無妨礙。因此，在半遠距聽審中，以遠距模式參與的一造，不能當然聲稱其受到較差的程序待遇⁸⁰；除非有具體事證顯示，透過遠距模式進行法律攻防的一造，相較於親身出席實體聽審的對造，陷於相對劣勢的處境。

綜上所述，遠距聽審本身並不當然構成對當事人程序保障的威脅，而是要檢視遠距聽審的過程中，是否有妨礙當事人充分陳述或公平待遇的具體情事。因此，仲裁庭在裁量是否採行遠距聽審時，考慮的重點應在於如何確保當事人在遠距聽審過程中，能充分陳述其主張與論點；包括證人作證與鑑定人提供專業意見，以及對此等證詞與意見的交互訊問，並享有公平的程序待遇。

2. 採行遠距聽審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的效益

仲裁庭有義務要確保仲裁程序能夠迅速有效地進行，因此，在確認遠距聽審不違反當事人程序保障的原則後，仲裁庭接下來要思考的是，採取遠距模式進行聽審，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的效益？此問題又可細分為：(a) 是否有充分的軟硬體與技術足以支援遠距聽審；(b) 遠距聽審的時間與費用問題。

就技術支援而言，仲裁庭除了考慮要選擇哪一種視訊會議軟體或平台，也要確認全體仲裁程序參與者 (包括兩造當事人，代理人，證人，鑑定人等) 都有完善的網路連線與硬體設備。鑑於主要經貿國家的網路通訊建設均已相當完善，且上網裝置 (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等) 相當普及，對絕大多數的仲裁程序參與者而言，應無問題。不過，仲裁庭宜事先釐清參與遠距聽審的連線人數，所在地理位置，以及時區問題。參與遠距連線人數越多，所可能

⁷⁹ CIArb Guidance Note, art.1.6.

⁸⁰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at 34.

要克服或預先安排的技術問題就越複雜。比如當事人或證人身處不同時區，要如何訂出兩造都可以接受的聽審時間，避免如前述VIAC仲裁案中，因為時差而引發聽審程序不公平的質疑。為因應遠距聽審程序在實際進行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或許可參考某些國家的法院實務，如新加坡國際商事法院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SICC) 在 *Bachmeer Capital* 案的作法⁸¹；在決定是否採行遠距聽審以前，先定期進行測試，以確保相關軟硬體設施與網路連線足以支援。此外，各參與者所在場所，宜安排技術人員待命，在發生軟硬體或連線問題時，能及時加以協助或排除障礙。

就時間與費用而言，國際仲裁長久以來一直面臨「曠日廢時」與「費用昂貴」的批評⁸²。撇開疫情造成的限制不談，單單比較遠距聽審與實體聽審在所耗費的時間與費用上的差異，亦足以作為仲裁庭是否採行遠距聽審的重要考量因素。首先，一般而言，實體聽審的舉行，通常是導致仲裁案件陷入較長的審理期間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別是在國際仲裁的場合。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仲裁人、當事人、代理人、證人、鑑定人等，在特定期日齊聚同一場所進行實體聽審；日期的安排上，要滿足所有人的空檔，誠非易事；即便訂出聽審期日，亦可能因為重要證人或鑑定人臨時無法出席而被迫延期。而在疫情影響下，若仍堅持採行實體聽審，勢必須等待邊境管制與人員群聚的禁令解除，從而造成仲裁案件審理進度的嚴重延滯。反之，遠距聽審只需要相關人等在各自所在地透過視訊會議方式參與進行，不受跨境移動與群聚禁令的限制，可使仲裁程序不受疫情影響而持續進行。縱使在非疫情時期，遠距聽審的參與者因為不需要長途跋涉，在訂定聽審的期日上，亦比實體聽審來得有彈性，從而能減少仲裁程序所要耗費的整體時程⁸³。

⁸¹ See *supra* note 57, at ¶¶11-12.

⁸² See, for examp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8), 5, at: <https://www.whitecase.com/sites/whitecase/files/files/download/publications/qmul-international-arbitration-survey-2018-19.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 Driving Efficiency i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Disputes* (2019), 3, at: <http://www.camsantiago.cl/minisites/informativo-online/2019/NOV/docs/international-arbitration-survey-november-2019.pdf>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⁸³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at 24.

其次，以仲裁程序所可能產生的費用而言，實體聽審勢必會產生相關人員的差旅費用以及舉行聽審的場地費用。在國際仲裁的場合，此等費用的累積金額不可小覷。反之，遠距聽審不需要相關人員齊聚一堂⁸⁴，從而省去上述開銷。或許有人會質疑，遠距聽審所需的軟硬體設備與網路資源，亦須花費購置。然而，考量仲裁案件的內容，大多屬於商務爭議，涉案的當事人多半屬於企業或法人機構，其內部現有的軟硬體設備與網路資源，應足以支援遠距聽審的參與。而仲裁人、當事人的代理人、證人或鑑定人，多半屬於專業人士，其事務所或工作場所多有相關設備或資源，無須爲了個別仲裁案件的遠距聽審程序而重新購置。在極端特殊的情況下，如個別案件對於遠距聽審的軟硬體設備或網路資源有較高規格的要求，可能導致額外購置費用的產生，自然另當別論。一般而言，遠距聽審所產生的相關費用遠低於實體聽審⁸⁵。

綜上所述，仲裁庭判定是否採行遠距聽審，對於軟硬體設備與網路資源等技術支援問題，亦應加以注意，以確保遠距聽審程序能有效率地進行。

伍、採行遠距聽審的程序保障與技術支援注意事項

承上，COVID-19的全球疫情，促使仲裁庭爲了避免因爲無法舉行實體聽審所造成的延滯，改以遠距聽審作爲替代方案。各個主要仲裁機構除了修改仲裁規則，明文承認聽審得採遠距模式進行以外，亦針對仲裁庭採行遠距聽審時的注意事項，提出相關方針或指引。以下即以ICC Guidance Note與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爲範例，加以說明。

一、技術與後勤支援

仲裁庭在決定採行遠距聽審後，即應與當事人討論選擇何種視訊會議軟體作爲遠距聽審的平台⁸⁶。目前市面上的選項，從免費軟體（如Google Meet）

⁸⁴ 半遠距聽審屬於例外情形。

⁸⁵ Maxi Scherer, *supra* note 7, at 24.

⁸⁶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B(i).

到專門為仲裁程序設計開發的付費專業軟體，種類繁多⁸⁷；應視個別案件的特性或需求（如完全遠距或半遠距聽審，仲裁程序參與者的所在地點，參與人數等）而定。在選擇視訊軟體時，也要確認全體仲裁程序參與者都有適當的硬體設備與網路資源，以滿足順暢傳輸影音訊號的系統規格與網路連線需求；各個參與者所在場所應有充分照明，並考慮是否備置電話，備用電腦或其他必要裝置（如視力或聽力輔助設備）⁸⁸。

其次，仲裁庭與當事人亦應討論，在遠距聽審程序進行中，若發生突發狀況（如設備故障，軟體失效，連線中斷或停電）時，可採取的緊急應變計畫，並考慮提供備用通訊管道與遠距技術支援的可能性⁸⁹。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更明確指出，由HKIAC協助進行的遠距聽審，均可因應實際需要，在聽審程序中配置資訊技術專家擔任聽審經理（hearing manager）⁹⁰。

倘若有仲裁程序參與者對於遠距聽審程序中所使用的軟硬體設備，在使用或操作方面不熟悉，應考慮事先對其實施教學⁹¹；此外，在正式聽審日前，應對所有參與者進行模擬測試⁹²；ICC Guidance Note甚至要求在正式聽審日前的一個月內，應舉行至少二次模擬聽審以測試連線的順暢性；最後一次模擬應在正式聽審日前一天舉行，以確保隔日一切正常運作⁹³。

二、保密性、隱私與安全

保密性為仲裁制度第一大特性，仲裁程序的進行，包括聽審，一般而言不對外公開⁹⁴。仲裁庭與當事人在討論遠距聽審的程序安排時，對於遠距聽審

⁸⁷ 關於現有視訊會議軟體的比較，參見Wikipedia, Comparison of web conferencing softwar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parison_of_web_conferencing_software (last visited June 1, 2021).

⁸⁸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B(i).

⁸⁹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B(iv);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6, 7.

⁹⁰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7.

⁹¹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B(iii);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4.

⁹²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4.

⁹³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B(v).

⁹⁴ NIGEL BLACKABY, et al., *supra* note 11, at 30; GARY BORN, *supra* note 11, at 13.

的網路安全性 (如何防範未經授權的第三人侵入視訊會議)，與網路隱私性 (如何確保視訊會議服務提供者，或經手遠距聽審資訊的儲存、傳輸或任何取得遠距聽審資訊的第三人不會對外洩漏)，亦應加以重視。

有鑑於此，仲裁庭與當事人應討論遠距聽審程序是否不對外公開⁹⁵。若不公開進行，則應要求全體參與者遵守保密義務⁹⁶；對於遠距聽審的視訊會議影音記錄亦應保密；對於視訊會議的登入途徑，應有適當的安全防護措施 (如密碼)，以防範非法侵入⁹⁷。此外，為防止不相干的第三人亂入干擾，或冒名頂替的弊端，ICC Guidance Note要求所有登入視訊會議的人員，必須立刻進行身分識別⁹⁸，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則進一步規範，所有參與者的清單 (包括全名、參與身分、所屬專業社團，以及參與遠距聽審時實際身處地點) 應事先送交當事人與仲裁庭檢視並核可⁹⁹，只有前述清單上所列人員，才能獲准參加遠距聽審¹⁰⁰。

三、網路禮儀與當事人的程序保障

為確保當事人有充分陳述的機會，並受到公平的待遇，同時兼顧聽審程序進行的秩序，仲裁庭與當事人應討論參與者在視訊會議環境下應遵守的行為規範，如發言的先後順序，不干擾對造發言 (如在不發言時關閉麥克風)，提出異議的方式 (如利用視訊軟體內建的舉手功能)，避免同時使用其他聯網裝置，以防止干擾網路連線狀態等¹⁰¹。

為避免事後爭議，仲裁庭應先確認，當事人雙方均同意聽審程序採取遠距模式進行；在無當事人合意的情形，則向當事人闡明採取遠距聽審的法律

⁹⁵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C(i).

⁹⁶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C(ii).

⁹⁷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C(iii);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9.a.

⁹⁸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A(vi).

⁹⁹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9.b.

¹⁰⁰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9.c.

¹⁰¹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D(i);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8, 10.

依據¹⁰²；同時，仲裁庭宜事先取得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的書面聲明，表明當事人對遠距聽審所利用的軟體，平台或相關科技，經測試並無異議¹⁰³。

仲裁庭在訂定遠距聽審日期時，應將各個參與者可能身處不同時區而引發的時區問題納入考量；包括聽審開始與結束的時間，中場休息，與每日聽審進行的時程長短¹⁰⁴。

四、證物的提示，證人與鑑定人的訊問

仲裁庭應考慮採取適當的採證程序，以確保證人證詞或鑑定人意見陳述的真實性¹⁰⁵。具體作法包括，仲裁庭與當事人討論，以決定如何在視訊會議模式中提交與展示物證¹⁰⁶；訊問證人與鑑定人的順序與方法；是否准許或禁止當事人或代理人與證人在個別聊天室或私密頻道進行通訊¹⁰⁷。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進一步規範，在可能的情況下，指派監督人員至證人或鑑定人現實所在地點，以確保現場無未經許可的第三人或裝置存在¹⁰⁸，或展現證人或鑑定人所在現場的360度環景影像，以確保其等不受外力干預¹⁰⁹。

陸、結論

Covid-19的全球疫情，對仲裁程序的進行方式帶來深遠的影響；在邊境管制與人員群聚的限制禁令解除以前，以實體聽審方式進行仲裁案件的審理在法律上與現實上均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透過視訊會議軟體或平台進

¹⁰²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D(iii).

¹⁰³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D(ii).

¹⁰⁴ ICC Guidance Note, ¶128.

¹⁰⁵ *Id.*

¹⁰⁶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E(ii).

¹⁰⁷ ICC Guidance Note, ANNEX I: CHECKLIST FOR A PROTOCOL ON VIRTUAL HEARINGS, E(iii).

¹⁰⁸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11.a.

¹⁰⁹ 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 11.b.

行的遠距聽審。本文探討了遠距聽審帶來的法源依據，程序保障與技術支援問題。以法源依據而言，聽審究竟應採實體或遠距方式進行，屬於仲裁程序事項，而仲裁的程序事項，基於當事人程序自主權，可以由當事人協議約定之；當事人無合意時，由仲裁庭依職權採取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之，此為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權。但當事人關於程序事項的協議，亦不能違反仲裁地法的強制或禁止規定。因此，關於遠距聽審的法源基礎，應先視仲裁地法是否明文禁止遠距聽審；若否，則視當事人是否關於遠距聽審的協議。在一造同意一造反對，即欠缺當事人合意的情況下，應由仲裁庭依職權認定，遠距聽審是否為實體聽審的適當替代方案？因此，在仲裁地法未明文限制，聽審必須以實體模式進行的前提下，遠距聽審的法源基礎，即斟酌當事人的程序自主權與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權而定。

在當事人無合意而仲裁庭依職權採行遠距聽審的情形，可能引發遠距聽審是否會妨礙當事人的聽審權與程序保障的質疑。本文以為，聽審制度的宗旨，在容許仲裁程序參與者進行直接、即時的言詞溝通；而在目前網路通訊科技支援下，視訊會議平台亦能符合直接、即時與言詞溝通的要件。因此，以視訊會議模式進行的遠距聽審，原則上不會構成對當事人聽審權的妨礙。其次，無論從理論或實務觀點，原則上，遠距聽審模式本身不當然會侵害或剝奪當事人的程序保障；當事人是否在遠距聽審程序中無法充分陳述其法律論點？或無法順利對證人、鑑定人進行訊問，或有其他不公平待遇，要視實際的聽審過程中，是否發生具體事例（如連線中斷，或證人被私下誘導）；而這些狀況，都可透過技術支援或預防措施而克服（如備用連線設備或網路，證人所在場所要求呈現全景實況等）。本文提到的主要仲裁機構關於遠距聽審的方針或指引，如ICC Guidance Note與HKIAC Guidelines for Virtual Hearings，對此都有詳盡的規劃，以防範遠距聽審過程中發生妨礙當事人充分陳述或公平待遇的情事。

科技的發展，理論上能輔助爭端解決機制（如仲裁）的程序效益。事實上，早在COVID-19疫情發生以前，實務界早有利用視訊會議進行遠距程序的先例；只是因為疫情蔓延，遠距聽審的問題被搬上檯面。本文以為，遠距聽審除了在疫情時代作為實體聽審的替代方案以外，其節省時間與費用與可彈性安排的優點，不容忽略。在疫情過後，遠距聽審很有可能繼續存在於國際仲裁的實務運作上，且讓吾人拭目以待。